

# 「禁蒙面法」初見效 縱暴派急籲收兵

焦點  
評論

方靖之

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法》正式出台「禁蒙面法」，引發暴徒的垂死反撲，連日來暴徒的破壞程度進一步升級，而且是有組織、有預謀、有目標的破壞商舖、港鐵等，並且公然襲擊政見不合的市民，動輒「私了」，導致多名市民身受重傷，大部分市民都失去了應有的安全、自由和人權，這就是所謂的「時代革命」嗎？

## 亂港派再動員不了市民

有人認為，「禁蒙面法」出台令到局勢火上加油，是弄巧反拙云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天強調，凡是新法例或是新政策都要一段時間才能夠看出它的成效，不能說因為在這幾天看不到它的成效，所以這條法例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性。她說訂立這條法例至少有兩個目的，一是協助警方能夠識別而有利於執法，其次就是阻嚇作用。「我們不希望更多人因為以為戴了面罩不能識別身份，於是可以罔顧法紀做出一些違法行為，而這是特別針對一些未成年人士。」

事實上，暴徒的暴行並非自今日始，更不是「禁蒙面法」引出來的，一開始暴徒已打算暴力破壞香港，難道沒有「禁蒙面法」他們就會變回「和理非」？這是不可能的，暴徒始終是暴徒，豈能倒果為因反過來批評「禁蒙面法」？

至於有意見認為「禁蒙面法」作用有限，因為法不責眾，如果有大批市民犯法，警方將難以執法，變成有法而不能執。然而，如果是因為法不責眾，難道凡是涉及大眾可能觸犯的法律都不要訂立，因為法不責眾就乾脆不立法、不執法？法不責眾是

執行的問題，立法與否是是非的問題，怎能因為執法難就不立法？

況且，「禁蒙面法」真的是無效嗎？也不見得，暴徒雖然破壞程度不斷升級，但立法後一般示威者戴口罩的情況確實大為減少，而上周日亂港派本來揚言發動三百萬市民一同戴口罩遊行反對「禁蒙面法」，但結果如何？有多少人上街？亂港派說都不敢說，就是因為非法遊行動員不了市民。

再說在暴亂中，暴徒固然失去常性，到處破壞，但以往一大班「和理非」戴着口罩在路邊為暴徒搖旗吶喊，甚至做「人肉盾牌」的情況也大為減少，這正是「禁蒙面法」發揮作用，令示威者不敢造次，也令暴徒有所收斂。**現時暴徒流寇式的破壞、縱火、打砸，並非示弱而是示弱，正說明其民意支持不斷滑落，行動沒有多少人響應，所以只能流寇式破壞，索性孤注一擲。**

這場暴亂之所以成為席捲全港的風暴，百多日來也禁之不絕，當中不在於暴徒的武力如何厲害，論武力、裝備、能力，警隊完全可以平定暴亂，真正難處理的是暴徒背後的民意，包括亂港派支持者以及一些市民的「盲撈」，令警方執法投鼠忌器，令暴亂遲遲未能止息。但隨著「禁蒙面法」的出台，隨著暴徒的暴行引發市民愈來愈大的不滿，暴力破壞無日無之，今日砸商舖，明日毀港鐵，其行徑是純粹的發泄、破壞，完全失去了道德高地，市民還會支持一班瘋狂暴徒嗎？

## 暴徒瘋狂破壞犯眾憎

暴徒已經窮途末路，他們到處破壞，四處打人，但他們已沒有了民意背書，逐一被拘捕檢控只是時間問題，這場暴亂也會再次慘敗收場。這點縱暴派看得很清楚，前一個月還在鼓動青年做炮灰的黎

智英，日前已經撰文呼籲暴徒「鳴金收兵」，其豪養的文人也開始撰文呼籲暴徒收手，要打持久戰，不要引發民意反彈，連反對派政客也出來要求各方冷靜。冷靜什麼？是誰一直在煽動暴亂，推青年學生做爛頭蜂？現在眼見形勢不利，這場暴亂將慘敗收場，如果不盡快收韁，反對派之前撈取的政治利益隨時付之東流。縱暴派開始擔心了，這些暴徒愈來愈難控制，再讓他們鬧下去，到時民意反彈遷怒反對派，區議會還如何選下去？所以縱暴派開始要求暴徒收手，但現在看來，暴徒不毀掉香港是不會收手，縱暴派現在想割席恐怕也是割不了。

「禁蒙面法」的出台，意味特區政府已經統一立場，全力平息暴亂，完成止暴制亂重任。暴徒的瘋狂令他們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但同時這也是最兇險的時候，不排除暴徒會垂死反撲，會製造更暴力、更血腥的行動，以嚴重傷亡來延續暴亂。**在這個止暴制亂的決勝時刻，特區政府更應該做好準備：一是堅定立場，不要再在平亂與講和上猶豫不決。暴徒是不會講理，必須果斷執法平定暴亂。在平亂時最忌和戰不定，一時平亂一時講和，特區政府必須統一立場。**

**二是整合全政府的力量**，包括所有紀律部隊的力量，形成一套指揮體制，支持和配合警方執法。平息暴亂不單是警隊的工作，也是所有紀律部隊，整個政府的責任，但這一百多日警隊在平亂，其他紀律部隊在哪裏？其他政府部門在哪裏？政府要盡快制定統一指揮體系，全力平亂。

**三是繼續研究其他法律工具**，包括延長羈押期，不讓違法人士保釋；查禁不斷散播謠言、煽動暴亂的媒體、討論區，用上手上法律工具。只要政府集中力量，加上民意支持，這場暴亂將不可能逞兇多久。

資深評論員

# 「黑色革命」豈能與愛國運動相提並論？

一針  
見血

卓 銘

特區政府上周宣布以《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後，某些人隨即翻出1967年反英抗暴時的《大公報》頭版：「『緊急法令』不管多少條統統無效 我們只奉行：愛國無罪抗暴有理」，並借此來攻擊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法》，意圖讓蒙面暴力繼續肆虐。

不得不說，今日香港的暴亂與52年前的反英抗暴，兩者在本質上完全不同，根本不能相提並論。

1967年之所以發生反英抗暴，大背景是當時的港英政府貪污成風，在制度上極端壓制排拒華人，資方對待勞工亦是極盡壓榨之能事，當年的工人，或許連請假的權利也沒有，假如弄壞工廠的機器，便不獲發薪金。社會上存在巨大的階級矛盾，基層市民生活苦不堪言，加上後來天星小輪加價等事作為導火索，引發民意的激烈反彈。

可以說，當年運動的本質，是要扭轉社會上的這種不公平，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為工人爭取他們應得的權利。但當年港英政府卻把這些合理要求視而不見，根本無意解決社會矛盾，在多場勞資糾紛中偏袒資方，還鎮壓發起工運的工人

，啟動《緊急法》不過是消滅社會上異見聲音的藉口。

談到此處，少不免有人會問：那當年的情況與今時今日的香港，有什麼分別？答這個問題前，如果大家回想四個月前的香港，相信大多數香港人都會有種「the good old days」的感覺，而非60年代那種水深火熱的痛苦。從這裏便能看出，即使現在社會並非全無不公平的現象，但至少市民的生活，遠遠沒有52年前港英時代那麼苦不堪言。2019年6月前的香港，大家即使有時對前景感到迷惘，也不至於全然灰心，仍能在一個有秩序、有良好法治的環境下生活。

## 暴力不能爭取民主公義

香港之所以出現如今的亂局，政府當然要付上一定責任，但同時也有一些政客、別有用心者煽動市民對政府和警方的仇恨，結果便是香港由原本罪案率極低、法治水平極高，轉瞬間變成一座暴亂、黑色恐怖之城。要是市民可以選擇，筆者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回到四個月前的香港。

當年港英政府竭盡全力打壓異見，但到了今天，打壓異見的到底是誰？示威者仍然有言論、

遊行、集會自由，特區政府亦尋求以對話解決問題。反倒是暴徒遇到不合政見者，便「私了」製造白色恐怖。更重要的是，示威者最初的訴求是撤回修例，政府已經作出回應，惟暴徒非但仍未收手，暴力還不斷升級，這怎可能說為了公義和民主自由？

另外一個重大分別，就是這次事件連涉及外國勢力的介入。反英抗暴說到底，只是香港本地民眾針對港英帝國主義的反抗；但今日這場政治風波，背後卻有各種外力操盤。例如人所共知，美國總統特朗普意圖利用香港的亂局，在貿易戰迫使中方作更大讓步；台灣民進黨當局，亦意圖以今次事件抹黑中央和「一國兩制」，希望在來年大選為「台獨」力量造勢。

假如特區政府不當機立斷，任由事件繼續惡化，最壞的結局不但是香港沉淪，還會拖累到國家發展大業，屆時事態就非特區政府所能控制。因此，政府能成功止暴制亂，才是目前第一要務，《緊急法》也就有其必要性。

但不論如何，52年前反英抗暴最終確實迫使了當時的港英政府作出大改革，香港也因有了之後數十年的黃金時代。同樣面對亂局，今日的特區政府也必須展現勇氣和智慧，解決深層次矛盾和民生問題，才能避免同類事件重演。

# 「禁蒙面法」與侵犯人權自由沾不上邊

Daniel de Blocq van Scheltinga

特區政府終於援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緊急法」）訂立《禁止蒙面規例》（「禁蒙面法」）。訂立「禁蒙面法」之舉引起廣泛討論，當中大部分為煽情觀點，反映發言者對法律缺乏全面的認知。

澳洲、加拿大等國家都有針對危急狀況的緊急法。香港的「緊急法」的起源可追溯到1922年，因此很多媒體上的文章稱之為「殖民地法律」。自那時起，該法例在過去幾十年間反覆修改，在香港回歸後亦在1999年和2018年有所調整。正因為立法會多於一次修訂此法例並通過修正案，所以它不再是「殖民地法律」。而根據《基本法》相關條款，「緊急法」在香港回歸後保持生效。1967年港英政府也曾引用緊急法來應付當時的嚴峻局勢。

由於「禁蒙面法」是「緊急法」的衍生法例，理所當然需要提交立法會審議，以維護分權原則，並確保規例完全符合《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特區政府制定「禁蒙面法」，符合所謂的「先訂立、後審議」原則。而高等法院已經兩次裁定沒有理由阻止「禁蒙面法」即時生效。

香港的「緊急法」適用範圍很廣泛，一如世界上大部分的緊急法，這是自然不過和必要的。因為立法者當時不可能準確預測將來會出現什麼災難、突發事故和危害公共安全的狀況。就算是幾個月前，又有誰能夠預見到香港會發展至當前的局勢呢？

特區政府這次引用「緊急法」，並不意味着如某些神經過敏的人士所說，特首可隨意針對任何社會問題再次援引「緊急法」來制定大量法例。所有法例都要針對當前局勢按比例實施，亦必須經過「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至於有人聲稱政府會沒收土地和充公銀行帳戶，簡直是一派胡言、危言聳聽。

另外，所謂「『禁蒙面法』違反基本人權」，這個毫無理據的說法是偏頗媒體似是而非的攻訐宣傳。這種危言聳聽的語話無疑適合做新聞標題和電視新聞的引述。然而，社交媒體上有關人權的大部分解讀都忽略了一個重點——世上沒有絕對的人權。所有人權都有合理的限制，對這個法律信條大家都有明確的理解，而且也都接受。沒有一項權利是絕對的，為此，有必要時時平衡個人利益、集體利益以及社會利益。

新出台的「禁蒙面法」就是為了平衡社會各方的利益，它要求市民在參加「非法的、未經批准的集會」（即是「未獲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時不可遮掩面孔，這確實是必要的。而且，該規例已經充分考慮到豁免的情況，例如因遵從醫囑或者是健康原因可以戴口罩，因宗教原因也可以蒙面，或者是因職業和工作安全而需要戴面罩。政府訂立「禁蒙面法」的用意非常明確，就是為了阻止有人意圖在進行非法活動時通過遮掩面孔來逃避法律責任。

令人感到很難過的是，香港近幾個月來出現了

太多的蒙面暴徒，進行種種非法活動，而且這種情況愈演愈烈，實為香港之不幸。暴徒在街上搞「私了」，把司機從車上拖出來毒打，搶劫和焚燒商舖，持續破壞各種公共設施和交通系統，肆意砸爛提款機，甚至僅僅因為有市民說普通話就予以暴力攻擊。這些不法之徒真的是名副其實的暴徒、縱火犯、極端暴力分子、無政府主義者。但是，如果把這些目無法紀的暴徒身份公諸於世，讓他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都知道的話，相信這些暴徒就不會這樣肆無忌憚地到處施暴了。

蒙面可以讓人放手作惡。德語還產生了一個專有名詞來形容這種現象——「maskenfreiheit」，意思就是蒙面帶來自由。蒙面還令人產生一種歸屬感，覺得自己屬於某個群組、某隊人馬，當身邊的人都戴着同樣的面具、或者穿上相同顏色的衣服時，會不約而同地感到亢奮，覺得自己可以百無顧忌，渾身是勁。他們盡情地破壞，是徹頭徹尾的無法無天。總之，戴上面具、蒙着面孔，一個人就會徹底轉變。

希望禁止蒙面參加非法集會的規定有助緩和局勢。但是，要解決當前的危機，還需要再進一步除掉所有面罩，繼續舉行對話，實現和解！

註：本文的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

中國事務顧問

## 法庭不能輕輕放過暴徒

議論  
風生

溫涸森

特首林鄭月娥會同行政會議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賦予的權力，所訂立的《禁止蒙面規例》（「禁蒙面法」），在上周六凌晨正式生效。反對派藉此鼓動支持者上街，激進示威者則罔顧新規例的規定，繼續蒙面四處搗亂，在各區打砸搶燒，社會安寧遭到嚴重破壞。有意見因而質疑「禁蒙面法」的成效，究竟能否達到止暴制亂的目標。

## 暴徒公然無視法律

其實，部分人質疑「禁蒙面法」的成效時，只會強調規例的頒布，進一步刺激反對派的支持者刻意蒙面上街，藉此表達他們對於新規例的不滿。他們忽略甚至故意忽略的是，問題根源不在於政府頒布「禁蒙面法」，而是在於規例本身的阻嚇性不足，造成部分人敢於作出觸犯新規例的行為。

一條規例或法例是否具備阻嚇性，首先需看其刑罰的輕重。因為刑罰本身若是過輕，或者歹徒作案時，不論有否蒙面，都不會加重刑罰，該條規例便難以產生阻嚇性。舉例來說，加拿大的「禁蒙面法」，違例者的最高刑罰是監禁十年，香港「禁蒙面法」的最高刑罰，只是監禁一年，條文本身又沒訂明，任何人若在參與非法集結或未經批准集結蒙面，將會加重刑罰。既然一個人參與非法集會或集結，不論蒙面與否，作案風險都是一樣，新規例又怎能產生阻嚇性呢？

當然，司法機關怎樣處理和判刑，其實才是新規例有否阻嚇性的最關鍵因素。因為香港的立法習慣，條文所訂立的刑罰，並不是固定刑罰，而是最高刑罰。另一方面，法官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擁有量刑酌情權。換言之，只要條文並不是訂立固定刑罰，不論最高刑罰是輕是重，法官都可在行使量刑酌情權時，判處他／她認為合適的刑罰，包括決定各項定罪同期還是分期執行、即時判監還是判處緩刑。

至於其刑罰能否產生阻嚇性，往往沒有可量化的客觀標準，而是取決於法官主觀的「專業判決」。在這種情況下，便可能出現有人同時觸犯非法集結和集結期間蒙面兩罪，而法官最終判處社區服務令或者緩刑的結果。試問出現這樣的判決，又能否產生阻嚇性呢？大家心知肚明吧！

## 必須加重「禁蒙面法」刑罰

更重要的是，法官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還有批准保釋，以及決定保釋條件的權力。以「禁蒙面法」生效後首宗案件為例，東區裁判法院決定將案件押後至11月18日再訊，兩名被告獲准保釋，保釋金額分別是300元及1000元。本文無意評論案件，而是藉此指出一個事實：「禁蒙面法」有否成效，不只取決於蒙面的禁止範圍，條文所訂立的刑罰是輕是重，還取決於法官審判時的量刑、被告能否輕易獲准保釋，以及獲准保釋的條件。

時事評論員

## 非常時期當然要訂非常規例



有話要說  
黃錦輝

自今年6月亂港派挑起政治風波以來，香港激進示威愈演愈烈。身穿黑衣、戴着頭盔、面具等全副武裝的「勇武派」，肆無忌憚地非法集結、毀壞公物、阻塞道路、污損國旗國徽、隨意「私了」、襲警和意圖搶槍、擲燃燒彈、四處縱火等暴力行為不斷上演，而且暴力程度不斷升級，嚴重破壞社會安寧，嚴重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

針對暴亂嚴重惡化問題，特首林鄭月娥於10月4日宣布她本人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政府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禁止蒙面規例》（俗稱「禁蒙面法」），並於翌日實施。在規例之下，任何人在公眾遊行集會中不得使用蒙面物品阻止警察辨認身份，違例者即屬犯法，警方可立即將其拘捕。

「禁蒙面法」並非香港獨創，推行此法的國家和地區達10多個，以歐美民主國家為主。最早訂立的是美國（1845年），而最近的是荷蘭（2019年）。實施多年，這法例的效果在各國是備受肯定的。在香港有支持「禁蒙面法」立法的市民相信，暴徒在無蒙面的情況之下，行為便會大幅度收斂，這情況自然有助政府止暴制亂，讓香港盡早回復公共秩序，社會重拾安寧。另一邊廂，有市民批評該法會妨礙言論自由，令市民不敢站出來發聲，因為他們害怕被政府認出會被秋後算帳，云云。

## 混亂愈久香港愈難復甦

筆者認為在太平盛世之下，蒙面與否市民可以悉隨尊便，不過「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在今天香港日益加劇的暴亂之下，政府若然不及時訂立「禁蒙面法」，香港便會被暴徒徹底蹂躪，百年的基業便毀於一旦。

再者，反對立法人士必須知道今次「禁蒙面法」是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之下而訂立的，換句話說，當暴亂完全平息、社會恢復秩序後，「禁蒙面法」是可以取消的。因此，他們毋須過分憂慮。反之他們要了解若然止暴制亂的時間越拖越長，香港經濟發展便會越拖越慢，最終走向谷底，難以復甦。

法例歸法例，要有效地把暴徒繩之於法還要靠執法者的努力。可是現時香港警力有限，只有三萬餘人，怎可能完全應付以游擊戰略出擊四處快閃的蒙面黑衣人團隊呢？即使警員成功拘捕涉嫌疑犯並落案起訴，法庭又是否會根據法律判處具阻嚇力的刑罰呢？

更糟糕的是，當政府想方設法止暴制亂之時，那些亂港政棍為追求選票等利益，仍繼續在背後不斷煽動年輕人參與暴亂，不惜把無知的學生及青少年推到暴亂最前線充當炮灰，令年輕人陷入萬劫不復的地獄深淵，前途盡毀。

全國政協委員